

第 一 回

灵虚子投师学法 到彼僧接引归真

诗曰：

圆轮如轮岁月流，个中名利等浮沤。谩劳计较分吴越，
且任称呼作马牛。世事看来从理顺，人谋怎似所天休。
要知驻世长生诀，一卷西游续案头。
西游续记作何因，为指人身一点真。顺去人生天地理，
逆来合去佛仙身。机心灭处诸魔伏，灵觉开时道力深。
试看悟空孙行者，降妖变化又更新。

入记：

话说西方有佛，号曰如来，历尽苦行以修成，具大慈悲而方便，凡有血气之属，俱在普照之中，正是释迦牟尼尊者，南无阿弥陀佛。自开辟以至成周，由秦汉而到唐代，说不尽的感应，夸不了的灵通。

一日，在灵山雷音宝刹大雄宝殿，登九品莲台宝座，说无上甚深妙法，围绕着诸佛菩萨阿罗等众，得闻谛听，各生欢喜。如来说法毕，但见天花缤纷，异香缭绕，充满无极无量世界。如来以智慧力，放大毫光，普照三千大千。阎浮众生，自从无始以来，至于今日，造种种愆尤，受种种果报。正是佛面辉如满月，佛心无处不慈，乃以哀悯之心，向众佛菩萨说：“吾鉴观万天，周通三界，哀见众生迷失本来，虽有善信，不无孽冤。吾不忍为恶的沉沦苦海，

墮落惡趣，故著有三藏真經，一藏談天，一藏說地，一藏度幽。此真經三藏，不但利益人天，亦且超身鬼道，乃是修真之徑路，成道之玄詮，登善士于天堂，脫亡魂于地獄。向見四大部洲，惟有南瞻部洲人民繁眾，善惡混淆，雖有聖賢治世，政教宣明，無奈昏愚不良，縱欲無忌。故此真經可以消災釋罪，降福延生。吾欲送到東土，恐人懷不信，毀謗真文。前已托觀自在菩薩度化取經僧眾到來。看此僧往昔劫中，名喚金蟬長老，只因他輕慢大教，故貶真靈，托生人道。今幸他不昧昔因，仍歸正覺，轉投南國，披剃出家，名喚玄奘。道僧既生來有此，功行無差，不憚萬水千山，歷盡三途八難；門下跟隨幾個徒弟，也都上應天星，下全道力。此經有緣，當與取去，到得東土，永為勸善之珍，可作修真之寶。但慮此僧來，遭八十一難之艱辛，受百千萬之魔孽，雖有孫悟空之靈通，豬八戒之力量，若非菩薩護持，神聖保助，終難除妖滅怪。使唐僧到此，又只一件，吾慮此經之取而去，復有不淨處根因，魔孽阻撓道路，他師徒力量輕微，志願如何得遂？”時有菩薩聖眾齊聲答道：“我等已知此僧來時，凡體磨煉成真，仗一篤之心，信自得保全而去。倘因不淨根因，還望如來始終成就。但不知不淨根因，作何究竟？成何冤孽？”如來道：“諸孽根心，心淨則種種魔滅，心生則種種魔生。但看此僧眾，來何意？發何心耳？”如來說畢，乃命阿難、迦葉把寶經閣三藏真經查檢備下，專候取經僧到來。阿難領下如來旨意，往寶經閣去不題。

且說靈山佛會，有一等在家修行道者，釋門稱為“優婆塞”；披剃了出家，稱為比丘僧。这天竺國境內，有一優婆塞道者，法號靈虛子。這道者三劫生來，原來是一個久修禪和子。只因誤入了獵戶門中，沾惹了些腥穢不潔。再投，投入一個道真院，習學了傍門岔道；三劫轉在這靈山腳下，為善男子。他這點正念未了，仍歸釋門，焚香課誦，齋僧布施，每每也有披剃為僧之心，只因夙因未淨，猶然好弄變幻外術。一日，偶坐于村坊熱鬧市上，見一賣術法之人，能開頃刻蓮，善舞飛來鳥，變巨人三頭六臂，化美女百媚千嬌。但凭市人觀看出的金錢，耍變何物，任意取樂。這靈虛子見了

不胜喜悦，乃出金钱问术者道：“汝能变苍龙么？”术者受了金钱，把身一纵在半空，只见顷刻五云腾涌，一条苍龙在云端里。但见：

彩色云飞汉，苍龙现碧空。

口喷甘露雨，五爪驾霓虹。

术人变了苍龙，在空中盘旋一会，仍复旧下来。众市人观看，个个称奇喝采。灵虚子忙又出金钱，向术人问道：“汝能变猛虎么？”术者受了金钱，把身一抖，顷刻变了一只猛虎，在市上咆哮。众市人见了，惊骇起来。灵虚子道：“众莫惊骇，料只是变化的，决不伤人。”但见这虎：

白额斑斓体，长须赤焰睛。

一声大啸处，山岳尽皆倾。

众市人有大胆的，立住脚根，说“变的奇妙”；有畏怕的，远走躲避，声色慌獐。顷刻复旧。

灵虚又出钱要变别样。只见市人中有争的，说灵虚子：“只凭你多钱，任意夺趣。我等也有金钱，须凭我检一件变化看耍！”灵虚子见众人争夺，乃答道：“但凭列位取乐，小子怎敢占越。就是列位出了金钱，变件奇观，小子也沾胜遇，有何不可。”众中有一人出了金钱道：“术者，你变猛虎吓人，苍龙炫目，不如变个妖娆女子，能歌善舞，我等观看耍乐也好。”术人接了金钱，摇身一变，只见场中顷刻一个女子，手抱着琵琶，妖妖娆娆，口里唱着歌儿，手里弹着弦索。众人齐声喝采。但见那女子：

蛾眉分翠黛，檀口启朱唇。

玉指挥丝索，金莲蹑地尘。

袅娜当场里，香风更逼人。

巫山夸丽质，洛水得全真。

灵虚子见了，乃闭了目，背转项，自言自语道：“世人爱色，出金钱变此美貌佳人。你看他眼不转睛，面不别向，甜蜜蜜的看着不舍。我一个在家出家的道者，目不邪视，如何观他。”市人见灵虚子转面闭目，有的说：“吃斋念佛的道者，该是如此。”有的笑道：“假惺惺，故装呆。外面如此，心里不知何样？”只见女子唱了一

歌，弃了琵琶，又舞了一回，仍复旧是术人，立在场中。

天色傍晚，术人收拾起身，市人各散。灵虚子乃上前叫了声：“师父，如不弃造次，请到寒舍一饭，有一言请教。”那术人见灵虚子容貌庄重，言语温恭，欣然就随着前来。到得家门，延入厅堂。这灵虚子一面呼茶，叫家下收拾素斋，一面纳头便拜道：“师父何方人氏，高姓大名？方才这变化奇妙神术，却是何师传授，那处得来？”术人听了答道：“小子南方人氏，姓万，双名化因。只为遨游湖海，访道求师，得遇异人，指授了这幻化法术，换得金钱。小子除了日食费用，馀者便济贫拔苦，修桥补路，积些阴功，以求出世。我师也曾说西方有圣人传教，故此一路信步前来。请问善人，大姓何名？”灵虚子答道：“小子唤作灵虚子，一向投入释门，焚香课诵，只是未曾披剃。今见师父这法术奇妙，也是个从无人有、修真合道神通本事，若肯传授小子，愿罄家资投拜门下，做一个徒弟。倘能少仿师父十分之一变化法术，终身不忘。”万化因听了答道：“小子法术虽微，却也合道。老善人要学，也非轻易可传。必须炼实还虚，由虚入无；从无示有，总归一因。人有而有，方能学得。”灵虚子听了，只是磕头，愿留师父在家指教。乃净扫一间楼阁，延师安下，捧出黄金白璧，作为贽礼。当下万化因住在灵虚子家，朝夕讲习法术。

时光迅速，不觉三年。灵虚子心地聪慧，志向精专，变化无术，却好十得其九。一日，万化因见灵虚子学术已成，乃辞要他往。灵虚子苦留不住，只得备了谢金，远送百里之遥。到了一座荒亭无人处，灵虚子把手一指，只见那空僻亭子内，摆着一席蔬酌。万化因见了笑道：“徒弟，你今日在班门弄斧也。虽然，也是你敬我好意，当须尽你饮饯之诚。”灵虚子乃跪奉一杯素酒。万化因饮毕，也回敬一杯。把袖一拂，只见亭子旁一盘金银，都是灵虚子平日送师的礼仪，原封未动。万化因笑对灵虚子道：“此盘内皆是徒弟馈送原仪。我这法术，既传授得人，资养已久，安可费你家计，使我一去济贫？一向不却你的者，欲你尽敬也。道法非值这微金，受你金，即是卖法也。你当收去！”灵虚子方才开口劝收，那万化

因如飞不顾而去。灵虚子只得把金银裹回到家，终朝只是演习法术，灵山佛会，绝迹不去。

优婆塞众中，却少了灵虚子赴会，各相议论。有说他懒惰道心，久失讲所的；有说他废了前修，堕入罪业的。却有一个比丘僧说道：“小僧闻知灵虚子闭户三载，拜投了一个傍门幻术之人演习邪法，可怜他走错了路头，怎能勾皈依正果？”众优婆塞听了，便齐声道：“我等亦闻知未实。若果有此，怎得一位比丘发慈悲心度脱他，仍归此会。”只见比丘僧中一个僧人，法号到彼，出班说道：“待小僧禀白如来，往彼劝力。”众优婆塞道：“事出正道，何劳白佛？但愿我比丘速往开导，不可迟延。”到彼僧听了，即起身径来到灵虚子家门首。家僮见了，随传入灵虚子知道。灵虚子即弄个神通，变了一个老仆人，走出门来，看见到彼僧：

削发除烦恼，芟须远俗尘。

缁衣偏袒着，佛会有缘人。

老仆见了便开口说道：“长老师父，我主人久出外游，今不在舍，不敢妄留，乞临异日。”到彼僧早已知是灵虚子假变，乃笑道：“本是灵虚面目，因何变作苍头？形容虽异未更喉，话语依然如旧。”灵虚子见僧人说破他，乃退入门后，变了一个童儿，出出门来道：“老师父寻谁？我主人出外望友，不在家中。”比丘僧见了大笑道：“行见苍头老汉，忽然貌换童颜。若非葆合此丹田，怎得改颜换面？”灵虚子见两次被僧人说破，忙答应道：“我主人出外，只恐我主母知其去向。老师父，你略立一时，待我童儿问来！”乃走入门内，忙变了一个优婆夷老妇，走在中门帘内，说道：“老师父，想是灵山会上来的？我优婆塞道者外游三载有馀，今虽归来，早辰又往村前望客。且请厅堂坐下，少候一会，以待其归。”到彼僧听了，笑道：“本来灵虚面目，这回变女形容。黄婆配合想曾同，休把我僧捉弄。”灵虚子见瞒哄不得僧人，乃大笑出来，一手扯着僧衣道：“师兄，好智光破幻！弟子失迎有罪。且请堂中坐下，再叙久阔。”到彼僧随入厅堂。两相叙礼恭罢，到彼僧便问道：“师兄久不赴会，何也？”灵虚子答道：“因远游在外，久失瞻

仰佛会，罪过万千。”到彼僧笑道：“僧见师兄道法奇妙，果是耳闻不虚，目睹是实。想师兄智慧明尽，正当朝夕参悟禅机，了明正觉。如何路人傍岐，堕落邪幻？你道变化多般，只好愚惑凡俗，怎能瞒昧的察往知来慧光朗彻之人？”灵虚子笑道：“师兄，据你所言，方才小弟真是假变苍头、童儿，你如何识破？”到彼僧道：“师兄，你向来也在禅门，岂不知道理有个真实不虚？若人了悟得作用出来，天地也不知，鬼神也莫测。若师兄的变化，不过是因人心而设诈为幻，你能自知，人得而知；你能自愚，人不得而愚。小僧从真处寻真，师兄自从假处露假矣。依小僧之言，师兄净洗往日之假，亟归此日之真；放着正路不由，却走邪魔外道？”灵虚子答道：“师兄未来，小道只说这变化奇妙，瞒尽世人。谁知师兄一来看破，我自觉此说不能迷昧至人，习之无益，今情愿弃假归真，仍赴灵山胜会，忏悔前愆，消除罪孽。”到彼僧答道：“忏悔莫越自修，消除当须警省。师兄可静守在家，洗涤了凡念，俟我如来龙华会毕，归来开讲上乘，那时再续旧会可也。”灵虚子唯唯听命。到彼僧辞别出门。毕竟后来何如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 二 回

如来试法优婆塞 徒众夸能说姓名

话表如来只从分付阿难察捡真经，候取经僧人，因赴龙华会。归来，只见诸大比丘接着，如来便问道：“取经僧师徒将到，真经检阅完否？”阿难合掌答道：“真经已查捡备下，但我本师曾说：‘恐取经僧众有不净根因，经文难到东土。’若有此等不净根因，却如何区处？”如来说：“取经固是功果，保经亦是功果。吾意汝众比丘僧中，谁发一方便心，保护真经前去？”众比丘答道：“护真经，须得诸佛菩萨神力，方能驱邪缚魅。我等比丘僧尼那有力

量。”如来道：“诸佛菩萨俱各有经，在所取中。若捐神力，刹那之间，腾云驾雾，自可到东土。原是送去，非今僧众来取之意也。这事还须汝等僧中，谁有智慧有道法，暗自保护真经，到得东土，成就功德！”

只见比丘僧到彼越班而出，向如来前稽首道：“弟子愿保护真经前去。”如来见了说道：“汝在大比丘中，吾已知汝具大智慧，但不知汝道法何如，可以驯服魔精？”到彼僧答道：“弟子无甚道法，愿举一人，乃优婆塞中灵虚子道者。此人三载未临佛会，投师习学幻法，得授变化多般，尽有几宗奇妙。只是邪幻不正，不知可抵御的妖魔，保护的经典？”如来听说道：“人身俱是幻身，法术本无邪正。若用之正，则邪亦是正；若用之邪，则正亦是邪。彼妖魔阻道，虽有神通，邪也；吾经到处，若能护持，正也。既有此人，当听其来。若出真心，吾当以正道使之，料可成就取经、送经功果。”比丘僧听了，稽首称谢。

如来即命于优婆塞中宣灵虚子近前道：“比丘僧到彼荐你保护取经人等，送上东土，汝愿去否？”灵虚向如来俯愿作礼道：“弟子愿建一保护真经功果。”如来道：“汝向来三载不赴佛会，习学了些不正幻法，吾门不但不观，亦且不言。今汝既欲保护经文，只恐一路邪魔阻道，有碍宝卷，不得不借汝法术抵御。但吾门论道不论术，今且以道试汝。汝能变化，亦能变大乎？”灵虚子答道：“弟子能变大。”乃把身一拱，顷刻丈二法身。如来见了说道：“此何为大？”灵虚子又把身一摇，顷刻变了一座须弥山大。如来道：“此未足为大。”灵虚子复变了一个顶天立地、横阔四隅大汉子。如来道：“此何足为大？凡吾所言大者，外无所包。今子所变，尚在乾坤之内，非大也。”灵虚子不能变。如来又问道：“汝能变小么？”灵虚子答道：“弟子能变小。”乃把身一缩，顷刻变了一个蜻蜓儿，在殿阶前飞上飞下。如来见了说道：“此何为小？”灵虚子复把身又缩，顷刻变了一个蚊子，薨薨飞于庑下。如来道：“尚大，尚大！”灵虚子把翅一缩，变了一个焦螟虫儿。如来道：“此何足为小，凡吾所言小者，内无所破。今子所变焦螟尚有肠腑，食

微尘，何以为小也？”灵虚子无术能变，只是向如来前磕头，求授变大变小之法。如来乃向左右阶前诸大比丘、众信人等问道：“汝等方才曾见优婆塞变化大小之形么？”众善信人等俱各合掌称扬道：“善哉，善哉！灵虚道者法术精奇，变化神妙。我等曾未尝见闻。非道力洪深，安能到此。”如来又问比丘僧众说：“汝等亦见其变化色相么？”比丘僧到彼微微笑向如来前说：“弟子实未尝见灵虚子所变大小之形，但见他在殿阶下把五体左扭右捏，片时复还原身耳。”如来笑道：“吾亦未见其变，但见其五内方寸微微动三番五次耳。看此等变化，只好愚弄凡俗，难瞒至真。如今既为保护真经，以防备道途妖魔，用灵虚子之术，汝众比丘中谁能出一神力，赞助他成就这种功德？”众比丘道：“弟子等原本真常，不事狡幻，安敢谬入邪境，以背正宗。”只见到彼僧说：“弟子原愿保护真经前去，又举荐了灵虚子，只得仗此智慧，少试平日练习道力；非敢预设防妖之术，逆料妖魔阻道之虞，但为取经人有不净根因，以仰体如来传经度人至意，只得将弟子力量，试展一番。”如来道：“吾不欲汝设机逆料未来之事，亦不欲观变幻谲诈之术，但听取经僧到，观他来意为何事，本何心，可与真经，则与他去耳。”如来说毕，只见顶上放大毫光。众比丘善信赴会听闻经义者俱在光中，照耀有如日月；各相瞻依，欢喜而退。按下不题。

且说大唐三藏法师陈玄奘圣僧，自从领了唐王敕旨，出得国门，一路收了悟空孙行者、悟能猪八戒、悟净沙和尚，连玉龙马五口，自东土到了西域。行了一十四载，受过八十一难，道路辛苦，山水迢迢。幸喜这日到了西方佛地，远望灵山相近，地方风景却也与他处不同。但见琪花瑶草，乔木青松，人家户户念弥陀，个个持斋都好善。三藏在马上称赞不已。师徒正由大路前行，忽见一带高楼，几层峻阁。三藏在马上举鞭遥指道：“徒弟们，你看好去处，真是西方福地，果然名不虚传。”行者道：“师父看此楼阁人家，多是善信在道住宅。我们远来，腹中饥饿，何不登门化他一斋？”三藏道：“徒弟，斋便化，但我等一路行来，风尘染惹，此身不洁，须是借寓安下，沐浴更衣，方好上灵山礼拜如来，求取经

卷。”行者道：“师父，我们出家人身心原洁，何必沐浴？便是沐浴了，师父却有新鲜衣服、锦襴袈裟更换。我徒弟只有这两件皮袄皮裤，冬夏穿着，那讨衣更！”猪八戒道：“化斋只化斋，走路便走路，若要沐浴更衣，便沐浴更衣。我高老儿庄上还有一件装新的小衣儿在此，换换也好。但是先化斋吃饱了，沐浴更衣方好，如饿着肚子沐浴更衣，装兴了也没干。”三藏道：“非是我要沐浴更衣，乃是出一念志诚。”行者道：“既是师父要尽一念志诚，这楼阁内定是个善信人家，师父你可前去敲门借寓。”八戒道：“化斋要紧。”便往前先走。沙僧一手扯住道：“师兄，此处不比前面我等化斋与师父吃。这西方善信人家，师父要借寓安住，你我这形容古怪，万一善信见了不肯容留，可不空费一番心力。”八戒依言，三藏便上前敲门。只见一个童儿走出来，看见三藏：

头戴毗卢僧帽，身穿锦襴袈裟；九环锡杖手中拿，一串菩提项挂。

童儿见了三藏，便笑道：“老师父，莫非东土来取经的么？我主人久说东土有取经圣僧到来。”三藏答道：“正是东土来取经的。”童儿把眼往后一望，只见三个和尚在后，生的古怪：

一个猴头猴脸，一个猪耳猪腮，一个见貌吓痴呆，好似妖魔鬼怪。

童儿见了，吃了一惊道：“爷爷呀，那里妖怪到我这西方佛地？”三藏道：“童儿休怕！这是我徒弟生来面貌，不是妖魔。烦你通报主人一声。”那童儿两眼吓的不敢看，只把大门推来，躲在门后，也不敢往里去报。

站了半时，猪八戒急了，却去推开门，说道：“童子哥哥，烦你通报一声。”那童儿“喳”的叫了一声，道：“打紧我害怕，他又来张人。”飞往屋内跑入，气喘喘的报与主人知道。只见一个道者出来，恭迎三藏进入阁内。彼此分宾叙礼。三藏问道：“善信高姓大名？”道者答云：“弟子优婆塞，人称为灵虚子。请问师父，可是大唐法师玄奘长老么？”三藏道：“正是弟子。”灵虚子道：“师父出国已久，何故今日方才到此？”三藏把一路辛苦、妖魔等

情，略说几句。灵虚子便叫“掩口，掩口”，道：“我这佛地不谈妖邪。”一面唤童儿传入内室备斋，一面问道：“师父有徒弟随来，如今在何处？”三藏道：“俱在门外，不敢擅入。”灵虚子乃叫童儿：“去请师父高徒进来。”童儿道：“师父的徒弟相貌怕人，老爷自去请罢。”灵虚子乃亲自出来，见了三人，吃了一惊道：“唐僧庄严相貌，真乃东土上人。怎么这样古怪徒弟？”一面请行者们入屋，一面估上估下，问行者：“法号何称？”行者道：“我弟子，道者岂不知。”灵虚子道：“一时忘记，请教！请教！”行者乃说道：

说我名儿四海扬，曾居花果做猴王。熬尽乾坤多岁月，经过三腊九秋霜。十方三界都游遍，地狱天堂任我行。只为皈依三宝地，跟随长老到西方。路经十万八千里，到处降魔果异常。观音院灭黄风怪，波月曾降木奎狼。火云洞服红孩子，黑水河将鼍怪伤。灭法国里施神术，朱紫朝中捡药囊。玄英洞把三妖扫，宝华山收百脚亡。捉怪功能说不尽，觔斗神通任路长。一打乾坤无剩处，变化多般果是强。道真若问吾名姓，齐天大圣是吾当。

灵虚子听了笑道：“原来就是孙悟空。但闻其名，未见其面，果然是个神通大圣！这位何姓？法号何称？”猪八戒道：“道真问我，我也有名，只恐道真素知。”灵虚子说：“一时失记，请教！请教！”八戒乃道：

问我名儿四海知，曾将道配坎和离。九转功成朝上阙，一朝诖误降深溪。当年也有爹娘养，不是凡间血肉皮。高老庄上兴妖孽，亲见观音受戒持。一种灵根不泯灭，投诚礼佛拜真师。洗尽邪心归正果，随师十载建功奇。黄风岭上降妖鼠，宝象城中把怪夷。陈家庄灭鱼精怪，女主国平蝎子迷。钉钯曾把狐狸筑，道法能降三恶犀。原是敕封元帅将，也曾开宴会瑶池。只因一时亏礼法，不知妄念入贪痴。贬入凡间原有姓，八戒从猪号不欺。

灵虚子听了笑道：“原来是猪悟能，久仰！久仰！请教这位长老，法号何称？”沙僧道：“道真问我，也有名。”乃说道：

论我名儿四海望，曾在灵霄称上将。身披铠甲日月光，头戴金盔星斗亮。手中宝杖会除妖，腹内珠玑能辅相。只因有过谪尘凡，贬入流沙河岸上。菩萨度我建功勋，披剃为僧跟三藏。宛子山上探妖魔，月波洞救吾师放。宝象国里显神通，白玉阶前丢业障。枯松洞战红孩儿，三清道院装神像。金峽山服咒魔王，落胎泉水消师恙。锦衣亭将铁柜开，慈云寺把妖邪杖。西来一路建奇功，助我师兄神力壮。道真若要问吾名，悟净人呼沙和尚。

灵虚子听了笑道：“原来就是沙僧师兄，失敬！失敬！”便请三人人厅坐。三藏向南上座，行者左傍一席，八戒向傍二席，沙僧左傍三席，灵虚子却坐左傍四席。三藏不肯道：“老善信主人尊重，小徒应当列坐。”灵虚子再三谦让。猪八戒便开口道：“老善信，请尊重坐了罢，我弟子老实，有座便坐，有斋就吃，不知甚么礼节，到是多见赐些斋食，强如让席。”灵虚子听得，看了八戒一眼，肚里忖量道：“这和尚到是个原来头，正是取经的本心。”

只见屋内摆出素斋。三藏师徒饱食了，灵虚子乃问：“老师父何时上灵山礼佛？”三藏道：“弟子一路上远来，风尘染惹，恐身心衣服不洁，敢借寓一宵，沐浴更衣，方敢上灵山礼佛求经。且请问老善信，在家作何功果？时常也上灵山参谒佛爷么？”灵虚子答道：“我弟子虽说是在家，却与出家修行的一般，逐日焚修课诵。逢朔望登山，同比丘僧大众及善信人等，听我如来讲说上乘，名曰佛会。无事闲暇在家，斋僧布施，行这方便功德。”三藏道：“老善信见教的都是功行，只是小乘的功行，却非大乘功行。”灵虚子道：“我弟子也晓得是小乘，但世法未能了，犹在家园，未得披剃，入于比丘班中，所以功行未到。”三藏道：“这大乘功行，那里拘在家出家，若是了明得，便是在家，也成就这种功行；若不了明，便是出家也没用。”却是何说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 三 回

唐三藏礼佛求经 孙行者机心生怪

灵虚子听了三藏“在家出家，了明大乘功行”之说，乃问道：“老师父，我弟子也略明一二，但不知老师父如何了明？”三藏乃诵出七言八句，说道：

大乘功行岂难明，扫尽尘凡百虑清。

昼夜绵绵无间断，工夫寂寂不闻声。

任他魔孽眸中现，保我元阳坎内精。

炼就常清常净体，明心见性永长生。

三藏说毕，灵虚子大笑起来，说：“老师父诗中大义，即是弟子一般无二。汤沐已备，且请洗浴。”

三藏乃同行者等沐浴了，俱在静室打坐。灵虚子却与三藏讲论了一会，各自取静。灵虚子乃想道：“如来信比丘僧荐引，许我保护真经，叫我莫要说破。我看唐僧虽然庄重，笃信三宝，这几个徒弟跷跷蹊蹊。虽说那八戒老实，可以取得经去。只恐孙行者那些降妖灭怪的雄心未化，方才夸逞神通，又未免动了一种怪诞。如来曾说不净根因，便是此等。我方才以正相待，未得尽知他们真诚实意，如今且聊施法术，一则看唐僧入静道行何如，一则看三个徒弟静中智慧何等。若是道行优，智慧广，真经取去，他们力量可保，我随去也省几分气力。若是他们力量不能保去，可不费我精神？少不得比丘僧到处举荐我，我必要扯着他前去助帮一二。”

灵虚子想了一会，只见唐僧师徒们各人静定。灵虚子乃变了一个老鼠，先到三藏身边。他见三藏闭目跏趺而坐，呼吸绵绵若存，当中寂寂不乱，乃把爪儿抓三藏衣膝。三藏那里惊动，犹如打成一片真金，那色相庄严，无增无减。灵虚子暗地夸扬道：“好一个修

行和尚。”却去试行者。见行者虽盘膝闭目，却扭扭捏捏不定。只见八戒呼吸粗，沙僧气息沉静。灵虚子乃去把八戒耳上一抓，八戒惊叫起来，道：“一路辛苦，方才喜到一灵山脚下这等一家善地，如何老鼠成精！”

这灵虚子只知试八戒，却不知孙行者是个精细猴王，平日既有几分手段，他的智慧也有几分明彻，听见八戒骂老鼠，他把眼略睛看，便看见老鼠是灵虚子假变，乃忖道：“优婆塞也是如来弟子，怎么假变老鼠戏弄八戒，想是试探我等禅心。我如今也弄个神通，戏弄他一番。”乃故意鼾呼，拔了一根毫毛，变了一个鼯猫，从天窗跳将下来。灵虚子见了笑道：“久闻孙行者神通广大，智虑千般。我家那有鼯猫，便是邻屋也少。我此法身，莫要是他啮破！”乃复还原坐，依旧行那静功，眼睨着鼯猫，看他作何究竟？行者见鼠复还元，仍是灵虚子，乃道：“此非戏弄八戒，或是道者元神出壳之状？”乃擗出窗去，复还了身上毫毛，方才闭目入静。

只因他这一种精细，动了一宗魔头。总是他日间向灵虚子夸逞名姓来历这宗根因，就于静而未静之中，现出许多怪孽——忽然如昔日闹天宮的景象，闯地狱的情形；黄风怪又狰狞现形，红孩儿复猖狂作横，牛魔王从前又弄神通，金翅雕转到鸱张作耗……金箍棒这时难撑难打，翻筋斗此会偏拙偏迟。性子暴躁起来，大叫一声：“师父呵，你在那里？”三藏正在静中，被行者喊叫一声，便出了定道：“悟空，我在道者静室中打坐哩，叫我怎的？”行者顷刻就明，啐了一口道：“精精做梦，又撞着冤家。”那八戒、沙僧也喊叫“师父”起来，三藏俱各唤明了，齐啐道：“真个做梦又来割嘴，只道妖精又捉师父。”灵虚子笑道：“真乃不净根因。师父们若要上灵山礼佛取经，还须洗心涤虑。”三藏说：“弟子正为此借寓老善信宅上沐浴更衣，便是洗涤身心志念。”师徒过了一宵。

次早，灵虚子备斋，款待了三藏师徒，乃向三藏说：“老师父修省一日登山。我弟子先往雷音宝刹赴佛会去也。”灵虚辞了出门先行。三藏随换了洁净衣服，披上锦襴袈裟，戴了毗卢圆帽，手持九环锡杖，待灵虚子出了门，便与行者等拜辞厅堂之上，出门直走

灵山大道。

师徒们走了半日，遥望灵山脚下，树木森森；鹫岭峰头，云霞灿灿。渐次行来，见鹤鹿之踪满道，鸾凤之韵飞空。三藏问道：“悟空，雷音宝刹你说曾到，尚在何处？”行者答道：“师父，那前面林里显出来的琼宫绀殿，不是雷音寺了？”三藏方才举目观看，果见：

梵宫高出碧云天，朱户金钉星斗联。

七级浮屠霄汉里，三层宝殿鹫峰前。

钟声接续扬清响，鼓韵铿锵次第宣。

果是灵山真胜境，祥光拥护大罗仙。

却说灵虚子留三藏在家，他先到寺来，见了比丘到彼僧，说：“东土取经僧众已到，在我家下。那三藏色相庄严，志念诚悃，真是取经之僧。徒弟们道法力量虽然广大，但恐还有些精修不到。我等既在如来前一力称许保护，若是他们德不纯全，我等再欠力量，道途有失保护，如之奈何？”比丘僧道：“我等还须禀白如来，求垂方便，少助法力。”说罢，乃上得大雄宝殿。正值如来登殿。比丘僧忙合掌望上禀道：“东土取经僧已到山脚之下。灵虚子观其来意，俱各志诚，但恐其间尚有精修不到，仰望大慈俯垂成就。”如来道：“吾门中惟观其来意，若是志诚，应当付与真经；若是精修未到，必定也要汝等扶助去路。”比丘僧道：“谨奉佛旨，只是弟子与优婆塞力量微浅，还求慈悲方便。”如来道：“汝二弟子叮咛，再三求告，也是为此真经美意。但吾门虽有过去、见在、未来三三道岸，然过去的休思，未来的休望，只凭这见在。这见在的，亦听其来。若先存意念，是谓成心，非修道者之所行也。汝二弟子既坚意求充满道力，吾今添汝‘一声闻功德，一圆觉实行’，待真经去日，再有传教汝等。”比丘僧与优婆塞合掌称谢。方欲退散，只见雷音宝刹大门把守大力神王报入正殿，说：“东土取经僧众到在门外，不敢擅入，特来报知。”如来听得，乃令比丘僧等召三藏入殿。

却说三藏见了灵山佛寺，远远从山脚下一步一拜，拜到山门，

抬头一望，只见山门之上悬一大扁，上写着：“前雷音禅寺”。猪八戒见了笑将起来，说：“佛爷爷呀，走了许多年，受了无限苦，今日也到了地头。”不顾师父、师兄，大踏步往山门就走。行者忙喝住道：“呆子，此是何处，如何卤莽不行礼法！”八戒道：“我一路来，那里不行些礼法？”行者道：“你行甚礼法，眼见的佛爷在上，师父在前，怎么越礼抢前？”八戒道：“老猪一路来，遇着斋饭行吃礼，撞着妖怪行打礼，便是有几包儿衬钱，也行个收礼，何尝不行礼法。”三藏听了道：“徒弟莫要多言，斯文谨言些。”正才教训八戒，只见比丘僧十馀众在山门下。三藏见了，鞠躬上前道：“弟子玄奘，乃是奉大唐国君旨意，前来求取经文的，要谒见如来。”众比丘道：“佛爷已知圣僧到来，令我等迎入。”三藏只是合掌行礼。

当下二比丘引着三藏师徒，到得殿阶之下。三藏俯额作礼，启上如来道：“弟子玄奘，奉大唐皇帝旨意，见有通关文牒，到宝山求取真经，普济众生，永固国社。伏望我佛垂恩，俯赐方便，不辜弟子来意。”如来听得三藏之言，又看了来文事理，乃启金口，大发圣心，向三藏说：“吾久知汝远来取经，道路辛苦，安可令汝空回？已分付阿难查检备下。但此经文超度四生六道，解释八难三途，未可唐突取去，造次来求，必须汝等各说出为何事求经，本何心而取？”三藏听得，俯伏在地道：“弟子玄奘为报皇王水土之恩，祝延圣寿而来求经。若说本何心，惟有一念志诚心来取。”如来道：“祝延圣寿，正与吾经理合；既发一点志诚，经文应当给汝。”乃问悟空：“为何事？本何心？”行者也百拜上言道：“弟子想当年生自花果山一块石，乃天真地秀，日精月华感动所出，今日取经，盖为报答这盖载照临之恩。若说本心，弟子一路来，随着师父，降了无数妖魔，灭了许多精怪，皆亏了弟子这心中机变，便是机变心来取。”如来道：“报答天地日月之恩，此经正合，取得，取得。只是本一机变之心，这机心万种倾危，这变幻无穷诡诈，如何取得？”乃问八戒：“悟能，你为何事？本何心？”八戒口中吃吃的，磕了无数头道：“弟子、弟子只晓的我娘生时十月怀胎之苦，三年

乳哺之恩，今日为报答爷娘养育恩来取。若说本何心，只有一点老实、老实心。”如来点首。又问沙僧：“悟净，你为何事？本何心？”沙僧稽首，顿首道：“弟子不知其他，但只知天地君亲师五件大恩。天地君亲，师父、师兄们说去；只因随师远来求经，但愿师父取得经去，这一点恭敬心，无时放下。”如来道：“你二人俱从正念，取得，取得。独有悟空却难取去。”行者听了，急燥起来道：“佛爷爷呀，我弟子千辛万苦，随师远来，如何取不得？”如来道：“只因你本一机变，与吾经一字也不合，怎么取得？”行者乃向如来前抓耳挠腮，打滚撒泼道：“弟子这机变心，纵不如师父的志诚，却胜似八戒的老实；就是机变，也不过临机应变，又不是奸心、盗心、邪心、淫心、诈心、伪心、谗心、欺心、忍心、逆心、乱心、歹心、诬心、骗心、贪心、嗔心、恶心、瞞心、昧心、夸心、逞心、凶心、暴心、偏心、疑心、奸心、险心、狠心、杀心、痴心、恨心、争心、竞心、骄心、媚心、谄心、惰心、慢心、妒心、忌心、贼心、谗心、怨心、私心、忿心、恚心、残心、兽心……”行者一气随口说出许多心，如来闭目端坐，只当不闻。

比丘僧到彼乃屈指说道：“悟空，不可多说了。你说一心，便种了一心之因；种种因生，则种种怪生。”猪八戒在傍听得行者说了许多心，临末一句“兽心”，他便说道：“正是。我悟空师兄又不是狼心、虎心、狗心、牛心、蛇蝎毒虫心……”比丘僧道：“八戒，还禁得你添出这些异类心，吾屈一指，便有一心之应。汝等少说些罢。”行者乃住了口，只是向佛爷磕头道：“爷爷呀，可怜弟子万水千山，辛勤苦恼，随师到此，没奈何，赏弟子几卷儿去罢。”如来道：“吾经本来一字，原无许多枝叶，到被你生出种种头脑。只恐你取了经去，道路之间，被这种种机心生变，不免又累别人。”行者道：“弟子金箍棒现有，觔斗云尚存。纵有妖魔，手段尤在，包管无碍。”如来笑道：“吾正为汝恃这一根金箍棍棒，亵渎了多少圣真，毁伤了无限生灵。今日你这棒当缴还了在此，一路用他不着。”乃叫大力神王：“收了你的棒！”行者那里肯缴还，道：“爷爷呀，弟子这棒轻易缴还不了的。”神王道：“佛爷要你缴

还，如何缴还不的？”行者道：“我这棒得的有些来历。你听我道：

这金箍，非凡棒，神通说来无限量。只从大闹水晶宫，忽见金光出海藏。龙王赠我作奇兵，乃是一根铁拄杖。叫声细了斗来粗，说道短些长两丈。要小变做绣花针，要大就如杠子样。曾携入地上天宫，也曾翻山搅海浪。打怪荡着一团泥，降妖直教三魂丧。堪笑八戒弄钉钯，怎比如意金箍棒。”

八戒听了道：“你这弼马瘟！夸你的金箍棒神通，怎么贬我的兵器。”神王道：“你的兵器果然不如他棒。看来不过是把种地的钉钯。”八戒道：“我的钉钯却也有来历。”神王道：“有甚来历？”八戒说：“你听我道：

说来历，不敢夸，出在神仙大道家。锻炼六丁真火候，琢磨九齿利狼牙。轻重随吾力量使，短长任我手头拿。神通举处倾山岳，光彩看来灿斗霞。前使苍龙探海势，后使猛虎跃山花。魔王见了心惊颤，妖怪逢之骨也麻。乾坤兵器真难比，今古枪刀也让他。任那金箍并宝杖，荡着钉钯没处遮！”

沙僧听得道：“你这嚷糠，夸你的钉钯利害，怎么笑我的宝杖。你那里知我这兵器非凡，也有些来历。”神王道：“你的兵器有甚来历？也讲出我听。”沙僧乃说道：

说宝杖，神通广，不是凡间生草莽。出在广寒宫里来，一枝丹桂灵根长。仙神伐下削成条，兵器丛中称上党。雄威曾用灭妖魔，利害真能降魍魉。挥开鬼哭神也愁，舞动星昏月不朗。也曾护驾镇灵霄，也要成功居上赏。粗细长短任吾心，名播今来与古往。金箍棒也让三分，钉钯只好来抓痒。

神王听了笑道：“谁叫你们各自供出利器来，你这利器在身，可有个逢妖不打、遇妖不伤的？如来三宝门中，正不用你这三般利器，可速缴还殿上，贮了慈悲文库。”行者道：“爷爷呀，取了经去，万一路途遇着割嘴的妖精，还用此棒孝顺他。缴还不成。”八戒也随着行者口说：“真实缴还不成，便取不的经去，也要留着这钉钯，另寻个买卖去做哩。”三藏道：“徒弟们，果是一路来虽亏了你们这兵器，害事也在你这兵器。”却是何说？且听下回分解。